

## 在武汉下车的不止我们两位作家

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北京晴朗,武汉多云  
早上去药店买了一些必备药品。回家冲了个热水澡,换好衣服。前线同志让我帮他带些药品去武汉,因此下午出发之前我需要先去取一下药。

中午岳父母特地包了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这大概是北方人的习俗,饺子里包了满满的祝福。稍事休息,13:30从家里出发搭1路公交车去部里取了药,然后到西单接着乘地铁到西客站。原先担心随身带的含有75%酒精的消毒液不上不了火车,没想到安检没有提出异议。早知如此真该多带几瓶——到了武汉马上就发现这些防消品真不容易弄到!

到了邯郸东站,接上李春雷,我们都坐在4号车厢。晚上20:56抵达武汉,有专门安排的公务用车来接我们。没想到,除了春雷和我,还有3个女孩也下车。她们是奔赴前线的救援者?还是回家的人?我们不得而知。

接我们的司机名叫定光辉。抗疫期间有特别通行证的车才可以上路,因此我们一路上看到的车辆非常稀少。定师傅说,他的孩子是青年党员,现在也在社区里做志愿者。他非常欣慰现在党员都站出来了,特别是许多“80后”“90后”的孩子都主动投入抗疫一线,做着各方面的工作。

谈到此次疫情,定师傅说,病毒并不可怕,其实只要做好防护,一切都很安全。看着他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我的心里也安定了许多。

是啊,关闭离汉通道一个月的武汉,多数老百姓的心态已慢慢恢复了,能够比较平静或坦然地对待疫情,对待自己所生活的这座还处在危险之中的城市。这真是让人既欣慰又心痛。

车把我们送到了住宿的酒店,这是政府征用的一家便捷式酒店。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能有一家干净安全的酒店人住,有热饭吃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

纪建和曾散两位作家已在酒店门口迎候。见到亲密的战友们,大家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但是这个时候既不能握手更不能拥抱,我们只能相互作揖。

湖北作协文坤斗书记下午已专门来酒店看望纪建和曾散,因为我和春雷到达得晚,因此他打算次日上午再专程来看望。湖北作协为我们准备了必要的防护和生活用品,考虑得相当周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洗漱一番,就已23:30。打开空调的房间,温暖如春,我睡得很安妥。

##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武汉,小雨,阴冷  
2月27日上午。文坤斗书记来看望我。我和他大致商量了一下几个重要的采访选题方向。下午3点,我们同前线指挥部宣传组同志座谈,大家商定了采访创作的方向。

宣传组负责同志说,他到武汉近一个月感触非常深,接到钱书记打来电话说计划向武汉派遣一支作家小分队时特别感动,认为这是作家们共赴国难、共赴生死战场,这次疫情是我们国家所遇到的一场范围广、难度大、史无前例的考验,能够参加这场硬战的作家、敢于挺身而出的每个个体都已过了生死关。

此次疫情对于武汉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尤其是失去亲人的家庭更是如此。文学有抚慰人心、抚平人们心灵创伤的作用,现在抗击疫情的战斗还在继续,我们的作家能够走上战场去采访、去记录,讲述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过程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对于那些蒙受灾难的人们来说,将具有心灵抚慰和人文关怀的意义。

他专门提到了自己亲历的一件小事,却让我们感到无比心酸。2月2日,武汉市提出开展歼灭战,对确诊患者、疑似病例、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没想到这天晚上他看到微信上一位叫李蓓的发出的求救帖。这是一个“90后”女孩,她怀疑自己一家三口人都感染了新冠肺炎,父母的症状较为明显,但是社区和医院均表示没有床位,只能在家隔离,于是通过微信向社会求助。看到微信后,宣传组的同志当即用宾馆电话打通李蓓的手机,出乎意料地发现她的口气相当平静理智。他安慰她,政府正在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也正在源源不断地奔赴武汉支援,请她千万不要绝望……

第二天,他委派三四百名记者全部下去,到武汉市下辖13个区随机调查,不到两个小时调查结果便反馈回来:一共查到了有名有姓的“四类人”110人。可见,要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还有很大难度,还需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十几天前,他又给李蓓打电话询问她的近况。李蓓告诉他,自己已被确诊入住武汉市第七医院,母亲住进了武汉市第三医院,核酸检测已转阴。说到父亲时她哭了,她说父亲2月4日住进了医院,2月10日就走了,至今她都没敢告诉母亲。每天,她都要登录父亲的微信,发微信给母亲报平安,这么多天,她一直瞒着母亲,但是母亲很快就要出院,出院后她就会发现真相,李蓓无助地说,那她该怎么办呢?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斗争中,42000多名各地的医疗队员逆向而行奔赴武汉,英勇上阵。我们所住的酒店住着70多位媒体记者,这家酒店原先有30多位工作人员,现在特殊时期只有7个人在岗,都做了专门的分工:有的负责保洁卫生,有

## (上接第1版)

记者:这也让我想到一个大家经常谈起的问题,就是报告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问题。

任林举:文学性是一切文学的灵魂。报告文学虽然是一个由“报告性”和“文学性”杂交而成的“文学品种”,但绝不是“报告”加“文学”,应该是真实反映现实题材的文学。

“报告”是一种外在的限定。其中有两层含义,第一要现实;第二要真实。非现实,不能体现它的敏锐;非真实,不可信,不能体现它影响、震撼人们情感、心灵的力量。所谓的纪实就是不能虚构,在我理解,就是事物的性质、大的节奏、过程和结果以及重要情节都必须保证真实,至于细节应该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但必须符合内在的情感和逻辑。

“文学”则是内在的要求。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含义应该是宽泛的,没有严格限定的。也就是说,它在报告性那里失去的空间要用多样性的文学手法弥补回来。否则的话,他的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就会越来越小。凡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甚至绘画、摄影里的技巧和表现手法都应该包含在它的文学性之中。只是运用起来要多一分谨慎和节制,过度使用会从内在破坏其真实性和可信度。

“报告”对应的文体和职业是新闻通讯和记者;“文学”对应的文体和职业是文学和作家。“报告”是摘果子的,“文学”



# 逆行记

□李朝全

的负责厨房做饭,有的负责前台接待,有的负责安全保障。客房每天的卫生都由住客自己打理。前台给每人发了一些垃圾袋,住客可以自己到院子垃圾桶那里倒垃圾。卫生纸、牙膏牙刷之类的物品放在楼道里可以自取,纯净水放在前台每人每天限取两瓶,浴巾、毛巾是不换的。

下午5:30,我正打算去食堂取餐时,突然听到楼道里响起一阵轰鸣声。开门一看,有人带着一台硕大的不锈钢管的喷雾机正在楼道里喷洒消毒液。巨大的响声就像直升机轰鸣着从头顶飞过,消毒液如同纷纷洒洒的小雨飘浮在楼道里,气味特别冲。我赶紧关上,即便如此,气味还是不断地从门缝直往里钻。

过了十几分钟,等我从房间里出来时,看到楼道里还弥漫着大雾一样的消毒液。我问前台:这是你们每天的定期消毒吗?前台回答:不是,这是自外面来的志愿者进来帮助做楼道消毒。到院子里看到志愿者们开来的车,汽车上挂的车牌是冀B,是河北某县红十字会的一个志愿者团队,他们的这台喷雾器像一台巨大的吹风机,马力很大。这几位河北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穿着橙色或红色外衣,显得格外醒目。不知他们是否从河北远道赶来增援?

这座城市所遭受的创伤已经太深太深,成千上万的家庭遭遇了亲人亡故罹难的疼痛,活着的人每天都处在一定的危险之中。今天,危险已经降到较低程度,病毒不会再如幽灵般在这座城市里四处游荡,寻找它的袭击目标。但是,比起肉体上的病患疼痛的困扰,人内心的恐惧与悲痛,尤其是曾经那深深的无助和绝望,恐怕不是时间流逝就能轻易抚平的。我希望每个活着的人都能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以及这场灾难所带给我们的巨大而深刻的疼痛与创伤。虽然历史的进步常常是以灾难和苦难为代价,但是这样的代价实在太过惨烈,千万不要好了疾病忘了痛与殇!

## “你们每个人都是战士”

2020年2月29日,星期六,武汉,多云转晴  
今天是李春雷52岁生日,他的生日每4年才遇上一次,因此这个生日非同寻常,也非常难得。一早起来祝贺春雷生日快乐,遗憾的是战时连个蛋糕、蜡烛都没有,甚至连一碗面条也只能期待酒店的餐食供应。生是艰难的,活着也是艰难的,尤其是在遇到灾难、瘟疫疾病时,都需要学会坚强。

昨晚9点,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专门打来了电话,询问我们在武汉期间的身体和采访进展状况,同时向我们5位作家(包括参加一线采访的湖北作家曾玄)表示亲切的问候,一定要我转达对各位作家的问候和提醒。我代表作家小分队向铁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组织上的关心和关怀,同时简要汇报了我们的几位到达武汉以后生活和采访开展情况,特别强调了湖北作家协会和文书记、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纪建和下午1:30出发,前往东西湖方舱医院采访,直到夜里10:00才回到宾馆,确实很辛苦。他告诉我,如果要采访在舱内的警察或者医护人员,可以通过视频电话,这让我心里稍安。曾散和志愿者群体联系上了,他打算花几天时间也去做一回志愿者,体验他们的生活,同时采访他们。我提醒他,我们要抓住自己的主业,抓紧写作,并叮嘱他如果当志愿者,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我们酒店住的新闻记者每个人外出回来时都把鞋子脱了放在楼道里,外衣、书包等有的也都扔在走廊上,或是搭在门口

是挖根子的。新闻记者们的人是果子有多大,而报告文学要告诉人们的是为什么果子会这么大。这样看,报告文学作家既要摘果子的敏感,也要有挖根子的深刻。

记者:眼下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胜阶段,我们有句话说“凡做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此时此刻您怎样看待脱贫攻坚的意义?

任林举:应该说,破解贫穷的困扰是一张没有结尾的试卷。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类始终如一地做着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向贫困发起攻击。世世代代的人们穷尽所有心智、气力和意志,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方式,以各种各样的姿态,不断做着超越和逃离的努力和挣扎,但从来没有彻底胜利过,也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举全国之力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因此说,这是一场超越历史、超越人类社会经验的伟大征程。

从脱贫攻坚开始,各种身份、年龄、经历的干部直接下到最基层,直接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温暖不折不扣地传递到贫困人口。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式。这样的工作方式不仅解决了农民基层组织的工作思路、工作能力、工作方法问题,使得农村经济、政治和人文等方面的问题得以及时纠正,同时也使全体扶贫干部得到了难得的历练和洗礼。因此说,扶贫攻坚不仅彰显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同时也提升了全国人民的信念和信心。

打了电话,要他多关心帮助我们。  
晚上,纪建和交稿两篇。写得真够快的!  
全天都在起草同济医院的稿子,大致写出了万把字。

## 决定聚焦战疫中的青春

2020年3月5日,星期四,武汉,晴  
今天下午到东湖宾馆去会见宣传组领导。得到的坏消息是月底之前都无法离汉,究竟何时可以离开谁也不说,只能看疫情形势演变。

对于下一步的创作,我们计划聚焦“90后”和“00后”,采写“战疫中的青春之歌”系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90后”多数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在战疫中的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应该好好描画他们,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 一个大连小伙在武汉阴差阳错下了车

2020年3月6日,星期五,武汉,晴  
这是我们到达武汉的第10天。今天没有外出,在酒店里搜寻资料,查找“90后”“00后”的人物和事迹。

在新闻报道中,我看到一个大连小伙误打误撞进入武汉的故事。这个自称“大连”的小伙子今年28岁,他本来是要从上海虹桥坐高铁去长沙谈生意的,没想到在武汉“被下了车”,举目无亲、无处可去,就在网上找了一份在医院做志愿者的工作。就这样,他开始了在武汉城的“奇幻漂流”:每天都要和新冠肺炎患者近距离打交道,开始时心里充满了恐惧,通过社会各界的鼓励,他慢慢找到了信心。在医院,他也得到了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关照和喜爱。这个东北来的实诚的小伙子,渐渐找到了一种心理的平静。头半个月他一直都瞒着家人,如今,他已经跟家里人“坦白”并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他说,希望将来有机会能给孩子讲讲自己在武汉的经历,让他知道爸爸是一个勇敢的大连人。这是大难之中一个普通人的奇幻经历,他的经历令人感慨万千。祝愿这个小伙子能够平安地回大连去和妻儿父母团聚,好人一生平安!

上午,突然接到尹社长的电话,告诉我他现在在山西,刚刚经历了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康复,才从医院出来。我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感到欣慰,同时提醒他要好好休息,不要着急。他询问有无作家写出抗疫的报告文学,出版社希望能够推出这方面的作品。我对他的敬业精神倍受敬佩。

## 大连小伙引发的思考

2020年3月7日,星期六,武汉,晴  
今天天气特别好,大雾过后阳光普照,春阳和煦。真是春回大地、气象更新。

上午给滞留武汉的大连小伙小强打通电话,加了他的微信,希望采访他,没有回复。晚上看到大连交通广播电台发布的信息,知道这孩子在网上火了,现在要求采访他的媒体越来越多,网络上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报道标题多用:大连小伙误打误撞进入武汉日赚500元,这其实是很不合适的。小强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求告无门又不想流浪街头百般无奈而为之。这是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年轻人,即便是在疫情严峻的武汉,他还是希望通过自力更生来为自己寻得一处安身之所,同时为抗击疫情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才是真正应该鼓励和褒扬的“90后”:独立、自立、勇敢、担责。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向他学习:身处逆境困境而从不气馁,直面艰难而不退缩。

## 下雨天,留客天

2020年3月8日,星期日,武汉,中雨转小雨  
在这个特殊时期,武汉本地的居民都要通过网购食物,据说那些食物都不便宜。而对于那些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包括务工者、游客、治病的人,走亲访友的人,生活处境肯定更为艰难,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在网上又看到了一则感人的故事:  
一个1993年出生的武汉女孩吴尚哲,笔名吴念初,昵称“阿念”,外婆病重住院后,父母和她都做了核酸检测。她听爸爸说他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以为自己肯定没事,没曾想全家就她一人是阳性。她爸爸怎么都不相信这个结果,认为一定是医院方面弄错了,她妈妈更是难过了,后悔春节时不该让女儿从北京回武汉来。阿念给自己好好洗了个澡,平静地等待救护车接她去方舱医院。在医院里,她贴心地做一个快乐的女孩,每天拍照做事,在微信平台上传自己的VLOG,引起数百万网友的关注。过了几天,妈妈告诉阿念,医生通知说外婆在火神山重症病房拒绝接受治疗,阿念毅然决定从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转去火神山照顾自己的外婆。外婆见到她既惊喜又喜,怕外婆染病,紧紧地抓着她的手。外婆怕自己这一次可能挺不过去了,而一吃就吐的感受更是让她度日如年。阿念跪在狭窄的病床上服侍外婆,看到她能喝进一点米汤,吃下一小口橘子,她是多么开心!她答应妈妈一定要把外婆治好。但过了10天,外婆的眼睛突然失明,阿念学会了给外婆换纸尿裤,学会了半夜起来照顾病人,学会了用电饭煲熬粥……外婆抓住她的手说:孩子,这辈子我的恩情你都还了。然而,天不慈悲,过了三四天,吃喝不进的外婆还是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就在阿念祈祷奇迹出现的时候,外婆于3月6日撒手人寰。

悲夫!人间的故事并非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一个女孩从此已长大,这是一种从泥土里被连根拔起的成长,她的心里该有多痛啊!

## 何日君归来?

2020年3月9日,星期一,武汉,小雨转多云  
我爱人告诉我,女儿特别想我,我得睡不着。  
来自日方,寄望未来,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敬畏生命、热爱生活。相信时间的力量,时间最终会抚平一切,会慰藉每一个受伤的乃至伤痕累累的肉体与灵魂。生活是艰难的,但生活又是充满希望的。正是因为有希望,即便身处绝境、窘境,我们也要努力去寻找光明,去开辟出一条生路。

国内疫情正在好转,疫情过去后,人们也要好好总结教训和经验。在抗疫过程中闪烁着精神之光,正是这种吓不倒、打不垮、摧不毁的精神支撑着中国挺过难关。在我看来,抗疫精神包含了这些方面:在国家层面,那就是团结一心,勠力同心,同舟共济,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社会层面,那就是同胞同胞,守望相助,大爱无疆,勇担责任;在个人层面,那就是有召必应,恪尽职守,践行初心,不辱使命。

下午曾玄来看望我。这些天,他都在采访武汉的普通百姓,有志愿者,有孩子,有逆行者。尤其难能的是,他居然采访到了一个从唐山辗转来汉当志愿者的男子。这个男子为了在关闭离汉通道期间进入武汉,硬是从岳阳专门买了一辆车骑行过来。唐山人了不起,当年汶川大地震就曾有13位唐山好汉志愿前去灾区支援。他们是懂得感恩、知恩图报的义气人。

今天设法加上了那个笔名阿念的火神山女孩的微信,每天为她加油。

的一把椅子上,挂在门外的挂钩上。我看到他们回来时都要站在大堂门口用消毒剂往全身上下、鞋子上全都喷洒一遍,我提醒我们的作家也要这么做,并且回到酒店第一件事就是先冲个热水澡,彻底清洁一番。兄弟们平安无事,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晚上12点睡觉。辗转反侧,想了很多事情。昨天,北京市专门发布消息,一律禁止驻留湖北地区的人员返京。下午,中国作协办公厅也下发了专门通知,要求滞留湖北地区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得返京。我估计短期之内是没法回去的,这下我的心里也更加安妥了,看来很可能得在武汉待较长时间,有可能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下午,湖北作协主席李修文打来电话表达问候,并且表示近两天要专程来看望,还提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他会想办法帮助解决。

阳建波副社长打来电话,崇文书局邀请我编选一本《抗疫群英谱》,我答应担任这本书的主编,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望这本书能够早日问世。

中午给远在福建乡下年近八旬的父母打电话,不敢告诉他们自己的行程。只是向他们报个平安,告诉他们家里妻儿和岳父母都安好,北京的形势越来越安全。听到母亲爽朗的笑声,我的心情也变得明媚和愉悦。几千里母牵挂,但是,身为一名作家,责任在身,身不由己。晚上和家里视频,女儿还是那么淘气。情感是纽带,情感是维持人在世上安稳愉快度过此生的一块磐石。情即陪伴,情即关爱,它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和基础。

## 寂寞花开

2020年3月1日,星期日,武汉,多云转晴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太阳出来了,天晴了,路边的玉兰花有紫色的、白色的,一朵朵含苞待放。江南春来早,黄鹤楼依旧屹立在长江岸边,但是却杳无一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来到同济医院,司机说他的汽车缺乏足够的防护措施,不能进医院,我就让他在马路边停下,自己步行进去。按照地图的指引,我穿过外科大楼再往前走,果然就看到了行政楼。进入大厅,看见一群人正在搬运分发物资,问过保安后,我搭乘电梯到了16层,蔡部长和王院长都还没到。我给蔡部长发了微信。过了一会儿,小邓和蔡部长就先上来了,把我引进到一间会议室坐定。没过一会儿,王院长也来了。

和王院长面对面采访了一个小时。我了解他的个人经历、个人成就,谦虚的他都委婉地推辞了。他把同济医院这一次在疫情中的表现比喻为一场战争,认为他们首先是准备好了战场,然后是激励战士们上前线,坚持不懈英勇作战,不断做好稳定军心的工作,运用科学的战术和战略方法去夺取良好的战果。在我看来,他就像是一场大战的总指挥,或是一名冲锋在前的大将,率领着他的千军万马同敌人搏斗。同济医院先后有9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其中去世一位,还有一位仍处于重症,还有30多位正在接受治疗,其他的多数已康复,这算是一个让人还比较欣慰的结果。

王院长有别的事先离开,蔡部长继续接受采访,介绍了同济医院在战中艰苦卓绝的表现,令人感动。特别是3000多名普通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个当逃兵,许多都是克服种种家庭困难而坚守前线的。其中有的夫妻都在前线,家里只剩一个十几岁的未成年子女,孩子只能靠自己了。

回到宾馆,消毒、洗澡、洗衣服。下午两点半,李修文来看望,送来了牛奶、水果和零食。特殊时期,专程赶半个多小时路前来,只是为了朋友们见5分钟的面,令人感动。

下午两三点,李春雷去金银潭医院采访有名的“渐冻人”医生、院长张定宇,一直到晚上9点才回来,并说采访很顺利。

昨天上午出去时也是个大晴天,我、李春雷、曾散参加了和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的见面,协调要采访的医护人员和专家。大家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下午他们就协助我们联系到了王伟院长、张定宇院长和张继先。纪建和因为正在采访方舱医院未能参加。昨天下午,曾散跟随志愿者们出去采访和体验生活,一直到夜里12点才回来。这个小伙子也是蛮拼的,我们这个团队年富力强,大家对于工作,对于自己的职责牢记于心,真是很不容易,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形势依然严峻的时期。

今天武汉的确诊病例数又上升了,昨天是400多例,今天是500多例。很显然,武汉市还没有完全控制住疫情的蔓延和扩散。每一次历史的前行,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在疫情和灾难过去后都能痛定思痛,奋勇崛起,为我们的国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 开始想家了

2020年3月3日,星期二,武汉,多云  
今天是到武汉的第7天,作家小分队的各位大概都想家了吧。

晚上,张雅文老师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在武汉带队采访,发微信让我务必做好防护,言辞殷切,关心备至。她还让我转达对同行作家的问候。湖北作家周芳发来微信,说,知道我到了武汉,心里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安慰,变得更强了。昨天她专门来电询问,她正在社区跟网格员一起工作,感觉他们很辛苦,但是该如何写好他们?我回答,如果你找到了打动你的地方,你就一定能写好。

文书记也打来电话表示问候。他说钱书记昨天专门给他